

後漢書集解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後漢書四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汝南宛人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

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書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

石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

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

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

持辭不敢受集解先謙曰從事瞿然而止瞿音九具反集解先謙曰官本瞿均作懼與惠

氏補注校本合惠棟云袁紀懼作瞿古字通周壽昌云瞿訓驚視

貌即懼也若本作懼何必音九具反黃山云前書惠帝紀贊聞叔孫通之說則懼然顏註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又東方朔傳吳王懼然易容顏註音同說文瞿讀若章句之句禮檀弓曾

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瞿紀具反九具卽紀具後舉孝廉汝南先  
之音知亦讀懼爲瞿非讀瞿爲懼官本不誤除雪出有乞食者  
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  
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  
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于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也集解惠  
棟曰陶宏景真誥安爲書佐爲太守韓崇所拔時人以崇有議物  
之鑒也袁紀安舉孝廉爲郎謁者先謙曰注洛陽令自出案行至  
袁安門官本考證引孫鑣云安何由在洛陽卧宜云汝陽方是又  
不宜于人官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  
本于作干是除陰平長任城令任城今兗州縣也集解惠棟曰汝  
南先賢傳安除陰平長時年飢荒民皆菜食租入不畢安聽使輪  
芋曰百姓餓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殷芸小說曰陰  
平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  
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已至誠感神雹遂爲沈淪伏而不起乃無苦  
風焉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  
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  
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  
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曰爲阿附  
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曰相及也

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其時甘雨

滂沛歲大豐稔歲餘徵爲河南尹

集解惠棟曰袁紀安徵入爲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

對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自何爲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

○吏也何意諸生耶政號嚴明然未曾

已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

聖世

集解惠棟曰漢法臧吏子孫三世禁錮故云

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

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

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

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已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

狄譎詐求欲無厭

譎亦詐也

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

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已歸漢此明其畏威而

非先違約也雲曰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

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

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

叱之倫及大鴻臚章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

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已議從策由眾定閭

閭衍衍得禮之容閭閭忠正貌衍衍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

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

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

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曰爲匈奴不

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

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

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皆爲之危懼安

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

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

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

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

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

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

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殷高丹等皆其賓

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爲大郡也集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

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

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集解惠士奇曰先秦兩漢文凡轉振語從未有

用但字者南宋文氣卑靡朱子集注多用但字蔚宗文氣亦卑此蔚宗之筆非東漢文也但古文袒後世改但爲袒而以但爲語辭

漢文作第不作但故但去爲第去亦未有已害之時竇憲復出屯

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

屬憲日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冬反集解惠

棟曰袁紀作阿修錢大昭曰疑卽於除鞬也左當作右黃山曰安下言烏桓鮮卑新般北單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怒案南匈奴傳章和元年鮮卑擊北匈奴斬優留單于又永元三年北單于遣使耿塞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遣使款塞賣憲上書立爲北單于朝廷從之似阿修別爲一人乃優留之弟若於除鞬之子是爲嗣單于但逃亡未嘗爲二虜殺也惟袁紀謂阿修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爲父兄之讎爲北單于置中則似卽爲於除鞬故通鑑不更及阿修之名也

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集注

曰考異袁紀云宋由丁鴻尹睦以爲阿修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爲父兄之讎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眾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曰爲光與范書不同

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曰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修已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曰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集解錢大昭曰此章是盧江周榮具草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已立南單于者

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

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平章和之初集解惠棟曰北

宋本如此今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也濱邊太

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曰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

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

立鴻勳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鴻作弘宜審其終曰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集

錢大昕曰日本名屯屠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曰來四十餘年三帝

積累曰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

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曰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

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

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集解惠棟曰鄭元注曰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

或中或否以喻君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

般北單于凡入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

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集解先謙曰且漢故事供給南單

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一字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

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驕許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

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陳書自歆大司徒涉坐般太

倉令下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鞬音九後遂

反叛集解黃山曰永元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卒如安策安曰

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

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嗚音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

一故反歎傷之貌也

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

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己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

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殷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

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

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

盛焉安子京做最知名京字仲譽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曰京習孟

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

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曰彭順帝初為

光祿勳行至清為吏竊袍糲食終於議郎集解侯康曰風俗通彭

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

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

我何人哉及臨病困敕使雷葬侍衛先公愼無迎取汝母喪柩如

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耳虞舜葬于蒼梧二妃不

從經與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

清潔之美比前貢禹第五倫

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修清潔憂國也

未蒙顯贈當

時皆嗟歎之彭弟湯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作陽案湯子逢字周陽湯不得為陽也

字仲河少傳

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

集解惠棟曰袁紀湯初為陳雷太守喪善敘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

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

戶曹吏追錄舊聞以為耆舊傳錢大昭曰王堂傳載尚書令袁湯

以求屬不行恨之後盧江賊入弋陽界堂追討奔散湯猶因此桓

風州奏堂免官據此則湯非正人矣此乃云諸儒稱其節何耶

帝初為司空曰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

尉曰災異策免

集解惠棟曰袁紀湯永興元年致仕卒諡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

人湯長子成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曰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竝早卒

左中郎集解何焯曰左中郎

下當有

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

集解惠棟曰案西嶽華山碑逢嘗歷宏農京兆二郡太守在桓

帝延熹中

曰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曰太僕豫議

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曰逢嘗為三老特優禮

之集解惠棟曰華嶠書熹平中天子引逢為三老錫玉杖玉當作王

賜曰珠璣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

以砂畫棺音義云以珠砂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集解飯含

先謙曰注珠砂官本珠作朱北宋本砂作沙惠校云砂俗字

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曰車騎將

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達弟隗少歷顯

官隗字次陽先達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集解惠棟曰袁紀作袁隗之

宗也用事於中曰達隗世宰相家推崇曰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

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達子術集解

日史不載袁隗子蔡中郎集有袁滿來墓碑即隗子也慧而早天

又司徒袁公夫人烏氏靈表隗有子懿達仁達而行事皆不著疑

死於董卓之難矣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

十餘人集解洪亮吉日案獻帝春秋作五十餘人先謙曰

敬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曰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為將軍

大夫侍中位先謙曰官本亦作位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

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集解洪亮吉曰案安紀敞

為司空在元初二年十二月至四年四月書司空袁敞薨則敞若

終於位者蓋後以張俊事尋白朝廷薄敞罪隱其死以三公禮葬

故史臣追書於此耳然三公策免後張俊者蜀郡人集解惠棟曰

例不書卒且又遷徙年月蓋非也太守王牧薦尹方為三公天子詔尚書郎蜀郡張俊策之有才能

然不詳其行事又曰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經常義也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

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

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

上書自訟占謂占授也前書曰陳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廷尉

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召減死論俊假名

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其集解錢大昭曰其當

官本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音一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

容已枯集解惠棟曰陛下垂澤集解錢大昭曰垂閭本作臣嘗

俗本已作曰

在近密

謂為尚書郎

識臣狀貌傷臣眼目

集解惠棟曰北宋本臣皆作其

畱心曲慮特

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

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

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

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

出穀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滿等輸左校上書謝恩遂以轉徙

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踴

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微罪而隱其死曰三公

禮葬之復其官子盱

汎于反

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

外莫不阿附惟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

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曰夏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今傳不載袁紀閔

元靜履真不慕榮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

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

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

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

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

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閼驚

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省

瘦為其垂泣聞厚丁恤此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

送之閼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閼兄弟迎喪不

受聘贈

集解先謙曰惠注本作贈

輟經扶柩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飢食菱茨渴飲行潦

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

皆不應居處側陋

集解先謙曰惠注本作仄陋惠棟云俗本仄作側

曰耕學為業從父逢

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閼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

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已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

此即晉之三郤矣

三郤謂郤錡郤劭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為厲公所敬事見左傳

延嘉末黨事

將作閼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曰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

周於庭不為戶自爨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閼時

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

位時莫能名或曰為狂生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不履食止醬菜云我無益家事

莫之能強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閱誦經不移賊

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上室

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教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襯尸於版牀之上以五百誓為藏集解惠棟曰高士傳范滂

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棟案郭泰傳亦有此二語先謙曰注禪官本作禪觀官本作親二弟忠弘

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

滂傳初平中為沛相

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

乘輦車到官目清亮稱及天

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

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一見太守王朗

集解

曰自本考證云朗監本誤作郎今改正

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

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僅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

後孫策破會稽

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

集解侯康曰魏志武帝紀注引

曹瞞傳曰初袁忠為沛相常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



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變盡族之是則忠為曹操弘字邵甫恥

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從師二字

王會汾云徒步師門即從師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

後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則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

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

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

刃皆死於陳謙曰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

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封觀者有志

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

節當舉孝廉曰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起

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謝承

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

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曾孫掌以款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

其當封及子孫

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酈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

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

者令郭穰至郡即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會孫

平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留孫賴吉得立

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

臣聞有陰德者必養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侯子至孫王莽敗乃

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侯子至孫王莽敗乃

絕集解劉攽曰注曾孫終陳掌不侯而酈昌紹國雖有不類未

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

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閒乃情帝室乃情猶引義雅

正可謂王臣之烈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

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賊

罪其仁心足已覃乎後昆

爾雅曰覃延也

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此論並華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

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

有罪廢為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

集解錢大昕曰史記呂后紀

宣平侯

為樂昌侯徐廣云今細陽

之池陽鄉蓋即本此漢書功臣表不言樂昌所在宣帝封舅王武

鄉矣錢大昭曰前書功臣表張敖子壽封樂昌侯樂昌屬東郡蓋

壽封國在東郡之樂昌兼食細陽之池陽鄉子孫遂為細陽人猶

張安世封國在陳畱之富平而其食別邑乃在魏郡之武始子

延壽徙封于平原而其名如故延壽之玄孫純光武遂封為武始

侯也黃山曰張安世封國於昭帝時迄援立宣帝益封至萬六千

戶故國在陳畱而食邑延至魏郡張壽曰敖前姬子推恩封國一

年而除似非其比且陳畱魏郡壤地相接僅隔一河壽果國於河

北之東郡不宜別邑遠及淮南之汝南前志汝南之細陽莽曰樂

慶蓋必細陽舊亦有樂昌之名莽因而易之觀宣帝封舅王武為

樂昌侯仍國於汝南其非東郡之樂昌明矣富平侯國本在陳畱

及延壽徙封平原而前志平原郡有富平陳畱郡無有也又前志

北地郡別有富平不為侯國則東郡之樂昌不為侯國正同耳

後廢臣集解惠棟曰史記高后崩諸呂無道大因家焉醕少從祖父

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

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取徒已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

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置五經師醕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

曰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醕為人質直

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匡正之辭已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

不正諫甚及肅宗即位擢醕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

見重焉

及肅宗即位擢醕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

見重焉

太守酺自己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也悟曉上疏辭曰臣愚

已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

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畱恩託備

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曰經云身雖在外

乃心不離王室尙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典城臨民益所已報效

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今賜莊三

十萬策解錢大昭曰使之辦裝也莊當作裝先謙曰官本作裝黃

日莊也官本注莊亦作裝案漢諫莊爲嚴明卽以莊爲裝袁閎傳

父賀爲彭城相注引風俗通臨莊垂出莊亦卽裝官本注卻未改

字惟賜莊當本作賜嚴後人改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

爲莊耳詔書似不得徑言莊也策解惠棟曰東觀記曰下車擢賢長吏有

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長吏有

殺盜徒者酺輒案之已爲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

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

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

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嘔

反廣蒼曰聲之幽也集解前郡守曰

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集解惠棟曰漢官儀博士限年五

傷故不舉也錢大昭曰左成十六年傳察夷傷服虔注金創為夷

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乃上疏薦青三世

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

遂復舉其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

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閭閻忠正也惻惻

夫名鯀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元和二年東巡守幸東郡引酺及

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集解惠棟曰通鑑帝先備弟子之儀

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

賞

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酺遷魏郡百

姓垂涕送之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

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

集解惠棟曰案續漢書袁安奏司隸鄭據阿附貴戚無盡節之

義又案梁竦傳據爲漢陽太守傳考竦罪則爲所侵冤聞其兒爲

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已警百

集解先謙曰酺大怒卽收官本警作驚

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驕稱卿意

集解錢大昭曰驕疑當作

矯先謙曰

官本作矯曰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

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爲侍御史

轉司隸

校尉也頃之徵入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

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

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

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

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減罪以辭景命酺

卽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誅

乃上疏曰臣實愚憊不及大體

鄭玄注周禮云憊愚癡驗也憊音陟降反

已爲竇氏雖

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已垂示國典

集解惠棟曰北

宋本示作下 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

平之謂平論其罪也集解惠棟

曰淮南子曰平詞訟高誘曰平治也

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

命之託懷伊呂之忠

臨終之命曰顧命

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

臣賢按鄧夫人

卽穰侯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壻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補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

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郭太伯母號郭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

今嚴威既行皆

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

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者骨肉之刑

集解先謙曰

官本者作政 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

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獄之於公曰某之罪在

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

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集解劉放曰案今禮記文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今議者

爲瓊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曰崇厚德和帝

感酺言徙瓊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爲太僕數月代尹睦爲

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曰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

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曰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集解惠棟曰袁

紀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時子蕃曰郎侍講帝因令

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耶其勿復言時子蕃曰郎侍講帝因令

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

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

斷金解在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偃僕勿露所敕

一命而僕再命而偃三命而俯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

公位而父嘗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集解惠棟曰漢

時謂迎客爲候何焯云候字殊乖義理棟案東觀記止云酺每遷

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無候酺之語當是范氏所增也黃山



曰周景傳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此雖爲子候父而詳范書文義是以自外入京探視爲侯非迎客之謂也先謙曰官本當亦作常

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慶羨

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爲釋服後呂事與司隸校尉晏稱

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卽奏令三府

各實其掾史

集解黃山曰光武紀建武六年詔其令司隸州酺本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通鑑胡注考覈其實也酺本

呂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

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曰酺先帝師有

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

屏氣鞠躬呂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呂示四遠

司隸校尉

督大姦滑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

於是策免酺歸里舍

集解惠棟曰袁紀策免酺日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正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既無聞焉

而于兩觀之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宜

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冰朕甚懼焉

君其上太尉綬君自取之庫有後言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

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

集解惠棟曰袁紀敞等多言酺公直忠正不宜久棄

草廬也

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

集解錢大昭曰五當作六數月代魯

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贈贈恩寵異於它相

酺病臨危救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曰儉

顯節明帝陵也明帝

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

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

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棗蓋廡施祭其下而已

也廡屋

曾孫濟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轎車于道濟即收捕梟懸尸都市也

好儒學

華嶠書曰

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為侍講

舊恩

集解惠棟曰項峻始學篇注曰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于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牀贊之令長起時贊之

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

以觀視有相者輒往求之會解濟侯往往相至門聞當有至相何憂

貧乎侯去淵謂濟口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為債債別數百贈車騎

萬修居業桓帝崩無嗣解濟侯入為太子而濟遂至司空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

喜初平中爲司空

韓稜

集解先謙曰官本稜皆從木此或從禾乃俗體字

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顏當

之後也

類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

世爲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稜

四歲而孤養母弟呂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

鄉里益高之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

視事

集解惠棟曰漢典吏病百日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日應免故稜代之視事也

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

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

章謂令上章告言之

事下按驗吏曰稜

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獄

辟五遷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稜除下邳令視事未募吏民愛慕時邳縣皆電傷稼惟下邳獨無案袁宏紀稜先辟司徒府也

爲尙書令與僕射鄧壽尙書陳寵同時俱呂才能稱肅宗嘗賜諸

尙書劍惟此三人特呂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

晉太康記汝南

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劍特堅利汝南卽楚分野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野作也

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

椎成

椎音直追反漢官儀椎成作鍛成集解惠棟曰椎成東觀記一室兩刃其餘皆平劍注漢官儀作鍛成案謝承書袁紀皆

作鍛成著頌書鍛椎也

時論者爲之說曰棧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

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卽位侍中竇憲

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

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棧上疏曰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

問遠恐爲姦臣所笑

集解惠棟曰宋本無所字

賀太后怒曰切責棧棧固執其

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曰贖罪棧復

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

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尙書曰下議欲拜之

伏稱萬歲棧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易下繫之辭也

禮無人臣稱

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尙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

集解

錢大昭曰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惟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卽韓棧所舉良吏也黃山曰

順卽應奉曾祖父事見陳寵傳校舉奏龍論爲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書曰司寇虜夜暮築長城

故曰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昌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

敗稜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集解惠棟曰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

也帝曰爲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

冢鄉里曰爲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下車表行

義拔幽滯權豪僞伏數歲徵入爲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爲司空明年薨子輔

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校孫演順帝時爲丹陽太守政有能名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韓演伯南爲丹陽守坐從兄季朝爲南桓帝陽太守刺探尙書演法車徵遇赦復爲沛相本傳所不載也

時爲司徒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曰減死論遣歸

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後寵謀冒姓爲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

復徵拜司隸校尉集解惠棟曰延熹八年事見五行志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

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寶景及與寶憲爭立北單于事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

一及字黃山曰兩及字各爲一義都無可省

皆榮所具草寶氏客太尉掾徐麟深惡之

晉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寶氏寶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

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已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

士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集解惠棟曰王應麟云周官太宰之屬有上士下士公羊所云宰士隱元年宰咺鹽鐵論文學謂丞相

史曰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是也又見翟方進傳縱爲寶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妻子

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斂

飛禍言倉卒而死也集解通鑑胡注卒讀曰猝飛禍者言刺客竊發不可得而備若

鳥之飛集也

冀已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寶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郾令

擢爲尙書令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榮本傳曰榮爲尙書盡心奉職夙夜不怠

出爲潁川太守坐法

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

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歲衛州共城縣東卽古共國也

餘復已爲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已老病乞身卒于家詔

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爲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尙書陳忠

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厲垂

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

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

周監於二代都郁乎文哉吾從周光祿郎周興光祿郎周興光祿主

中郎將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

孝友之行著於閨門集解惠棟曰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其文曰閨

徒役清麗之志集解先謙曰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蘊藏

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義神農皇帝之書曰三墳少

也集解惠棟曰延篤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爾雅曰墳大

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

也賈逵左傳訓故曰三墳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

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

王喉舌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

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集解惠棟曰

黃書鄭元曰黃為辭若今尚書作詔文百官志尚周禮御史掌

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章起草宣示內外轉相

求請或已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

惠棟曰輩

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為尚書郎

集解惠棟曰延光中興與張衡審曆數見律曆

志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作仲嚮云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

帝紀曰上帝嘉嚮讀為饗也又案仲饗名景若讀為影嚮之影則當作嚮嚮又與饗通見易繫辭傳及鄭烈碑也辟大將

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曰景辟汝南陳蕃為別駕

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

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

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

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

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

集解惠棟曰風俗

若豈可令恩徧積一門此後人妄增耳北宋本無此二字

故當時論



者議此二人

集解惠棟曰應劭論之曰謹案春秋左氏傳夫舉無

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鶩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藉崇之

罪一景後徵人爲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曰故吏免官禁錮朝廷

曰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尙書令

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

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

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

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爲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

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曰下免者五

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

集解劉攽曰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此載

其侯爵卽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高鄉二字

錢大昕曰劉據覽傳證此文當爲高鄉之誤是矣子又疑高鄉卽

防東之鄉故傳稱爲防東鄉侯因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

下文有東武陽字又誤鄉爲陽也

不稱之視事二年曰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元年

甘陵

薨曰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

王理

相也理卽  
章帝曾孫

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

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  
俱共敗李傕於曹陽也

忠子暉前爲洛陽令去官賜歸

集解先謙曰  
官本無賜字

兄弟好賓客雄江淮

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章卓聞而

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爲太尉錄尙書事已災異

免復爲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

單盡

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

言帝帳棲榮事君志同鸛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鸛之逐烏雀也集解先謙曰注遂乃

遂之說官  
本作逐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終

後漢書四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五校補

袁安傳建武初至成武令注成武今曹州縣

續志成武濟陰郡縣前志屬山陽今曹州

府城武縣治

左中郎集解何焯曰左中郎下當有將字

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左中郎將與華嶠書同

廷尉將出穀門注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

柳從辰曰御覽一百八十三引李尤穀城

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於丑太陰主刑殺伐為首

廷尉鞠遺

官本鞠作鞠

忠棄官客會稽上虞注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已詳度尚傳

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集解侯康曰

至豈曹瞞傳之誤耶抑

史闕文耶

案忠子祕既先死黃巾之難忠弟宏又不應徵辟終於家則忠族無幾矣且忠棄官避亂就令與桓邵同

投交趾未必皆能以其族往操又何從盡族之乎况據桓榮傳則初平中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者乃桓華華一名獻本或

作礪初不名邵華雖以誣死合浦獄亦無被族諒事自係曹瞞傳傳聞之誤

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從師二

字至從宋本刪謹案徵辟必於其家宏蓋欲避徵辟故常從師

門所從非一師也是二字自不應刪

忠子祕至皆死於陳案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事在中平元年四月見靈紀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注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也案前書陳平傳

作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曰吾多陰謀也注乃并亦已矣三字省去遂至語氣不完

張酺傳可謂有史魚之風矣注邦無道如矢官本注矢下有也字

有三宥之義注獄成有司識之於公曰官本注無之字

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柳從辰曰竇憲傳瓌徙封羅侯袁宏紀作長沙侯羅即長沙屬縣也

案竇融傳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及篤景瓌皆遣就國事在永元四年其始就國惟憲已更封篤景瓌皆未徙封則瓌國仍夏陽也酺為瓌請即在四年憲篤景瓌皆被追自殺瓌獨免被逼迫自即賴酺之救惟融傳載瓌徙封

在明年此傳乃屬之本年又徙封後乃就國兩傳岐出蓋本傳實並瓌後之徙封就國終言之明和帝感酺言之深雖瓌後以

實並瓌後之徙封就國終言之明和帝感酺言之深雖瓌後以

稟假貧人坐罪猶得不失侯耳長沙郡名不當為侯國袁紀或因永元十年梁棠兄弟路由長沙追壞自殺而誤也

嘗來侯酺集解惠棟曰漢時以迎客為侯至非迎客之謂也柳從辰曰

前書張禹傳上臨侯禹雖孝成敬重師傅不以自嫌而以君侯臣史文亦不謂失體要以荷戈侯敵登臺侯星同為伺望之常辭臣可侯子亦可侯未容以後世之說輕議古書也

光和中至司空集解惠棟曰項峻始學篇注曰至而於遂至司空

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二十九引後漢書云龍淵善相劉宏造淵淵聞宏聲乃起迎曰公當極位也宏曰家貧負責何得貴乎淵曰公相然也張濟就淵相淵曰事劉宏可至三公濟事宏宏後為解讀侯既去南陽桓帝崩迎解讀侯為天子是為靈帝濟為司空也今按范書固無此文又此文前載朱祐有日角之相後載馬皇后母使善相者相后蓋輯眾後漢書中論相事原不主一書也以文字與惠氏所引畧異錄之以備參攷

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柳從辰曰據陽賜傳則濟子之封出賜之請袁

宏紀亦載賜上言乞減已戶以封劉寬及濟上嘉其至誠乃封濟子根為蔡陽侯

韓稜傳陳寵濟南椎成注漢官儀椎成作鍛成官本注無儀字

論為城旦注晝日司寇虜晝原缺下晝已補正司與伺同官本注

司

演坐阿黨抵罪注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官本注抵字在演坐上

周榮傳左轉共令注共縣名至即古共國也地詳皇后紀卷下公主傳

誠可歎息官本息作借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弟子鎮陳寵子忠

後漢書四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

前書杜周武帝時為

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

大夫對父故言小集解惠棟曰案周所定者為大杜律丹陽太守郭

苑鎮碑云韜律大杜是也其延年所定者為小杜律丹陽太守郭

旻碑云治律小杜是也旻字巨公太尉禧之子乃知郭氏世傳小

杜律太守寇恂已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

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

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

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護竇固出擊匈奴集解先謙曰官

騎都尉秦彭為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彭字彭在別屯而輒曰法



斬人固奏彭專擅

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專賊殺人

請誅之顯宗

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

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

督謂大將

彭既無斧鉞

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

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

部有曲也

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

柴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

有衣之戟曰柴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有詔躬上殿令尚書令與公卿雜

難躬曰督將受斧鉞稱令故得擅行法都尉別將行軍法何以明

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即得事軍法難者曰今不假

柴戟以當斧鉞

議者皆屈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共以繩

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

有所歸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共以繩絞殺人各持一端辜不可分帝曰兄不訓弟故報兄重

而滅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

斬

集解惠棟曰漢律云矯詔大害要斬鄭氏章句云矯詔有害不害也陳羣新律序云賊律有矯制

帝復詔躬問

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

集解惠棟曰張斐律表云知而犯之謂之故不意誤犯謂之過失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

文則輕

集解惠棟曰鄭眾云今律過失殺人不少死

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平

君子不逆詐

論語孔子之言君王

法天刑不可曰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

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

集解官本考證曰舊本無

典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

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曰前減死罪

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

已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

廣雅曰無慮都凡也

又自赦已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

宥死罪已下竝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已爲赦前犯死

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已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

之卽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旺亦

明法律

旺音質

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尙書及中黃門孫

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閭景曰

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尙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劍

賊臣姦黨殄滅宗廟曰寧功比劉章

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

宜

顯爵土曰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

尉

集解在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引華嶠書云鎮自廷尉左監遷廷尉

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

塋地長子賀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賀字惠公

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

年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逃匿三年

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

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

曰成侯賀弟頽

集解惠棟曰蔡邕橋公碑載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同寇貞卽

顧亦曰能法律至廷尉領弟子傳許其反集解惠棟曰依帝紀及後碑傳當作禧沈欽韓曰後碑

蕭字君房隸續云禧兄曼為丹陽太守延熹元年卒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

亦為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集解惠棟曰禧卒於光和禧二年夏五月甲寅見後碑

子鴻至司隸校尉封成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郭旻碑隸續鴻光和中為五原太守鴻弟柔為議郎

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

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順

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集解惠棟曰雄河南原武人見孔曰明廟置守廟百石碑袁紀作河問誤

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

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曰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

集解劉攽曰案卜葬何闕醫事明衍惠棟曰案華嶠書云雄不卜時曰巫皆言其族滅衍醫字也及子訢孫恭三

世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法之家集解先謙曰初學記十二引華嶠書云以法為名家御覽二百三十一同初

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優也集解先謙曰每官本注優作憂是

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

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已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

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集解惠棟曰行必矩步坐

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

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麻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

行歸家及徙也集解沈欽韓曰論衡辨崇篇塗上之年老寢滯不

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集解惠棟曰夢河

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集解惠棟曰夔河

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

犯法乃自上之所爲非下之過當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

哀矜之勿以得情爲喜也見論語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

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

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

者乎若乃推己已議物捨狀已貪情

秦彭孫章不死為推己亡命得減為貪情也貪與探同也

集解周壽昌曰釋名貪探也探入他分也易繫辭疏探謂闕探求取貪與探音義同故注取訓於此

法家之能慶延

于世蓋由此也

集解王補曰東京識緯之說啟自帝室當時牽拘忌諱如陳伯敬之比者何可勝數而吳雄趙興卓

然不惑三人者弛禁懸殊而禍福相反范氏綴此於郭躬傳末用見家世刑法延慶累譴要在乎平恕而已區區忌禁之陋奚益乎

陳寵字昭公沛國洩人也

洩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洩音戶交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戶作戶今

鳳陽府靈璧縣南五十里

曾祖父咸成哀間已律令為尚書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字子成為

廷尉監議入常從輕比多所全活

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

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

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葬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葬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

以血灑葬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

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徙之上黨寬事起莽案鞠并誅不

附己者武與宣坐見誣

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中皆被誅並見前書

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吾可已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即乞骸骨去職及葬篡位召咸曰

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集解惠棟曰案王莽傳建國三年以咸

名同者若公孫宏李固張禹梁松各二而陳咸則三一廢於成帝

之綬和元年以憂死一仕於王莽始建國三年為講禮皆見前書

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再徵稱病篤矣又曰三子皆在位悉

令解官而惠注乃曰咸嘗仕莽將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

遂合宏固禹松為一人邪誤矣

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

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

祭眾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

故臘用戌日也集解何焯曰程臘猶言先祖相承所用之臘非祭

名注誤惠棟曰案祖臘漢法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

未祖丑臘臣隆封曰案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田獵所

得禽獸謂之臘左傳曰虞不臘矣唯見此二者而皆不書曰聞先

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生于寅盛于午終于

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生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

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生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

祖丑臘土始生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王

莽自謂土德當用戌祖辰臘漢家火行以午祖以戌臘故咸用之

豈得謂先祖相承所用之臘乎獻帝紀曰祖臘皆如漢制明皆祭名何氏之說斯謂陋矣先謙曰何說雖不稽古但下文止承臘言不得竟指爲陋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從何不誤也

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

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集解沈欽韓曰王制鄭注已行故事曰比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

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尙交遊曰

不肯視事爲高集解先謙曰御覽二百四十九引華嶠書云不肯視事但出入養虛寵常非之獨勤

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

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

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寵以生輕重也寵

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曰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

府奉曰爲法集解沈欽韓曰晉刑法志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三遷肅宗初爲尙書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已帝新卽

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

不得已盜僭不濫

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

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

尚書舜典之辭也

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集解惠棟曰眚災肆

救舜受終以後事而稱唐堯著典者以其在堯典故也舜雖創法

實終堯事故舜事冠以唐堯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分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後人襲其說遂以眚災肆赦爲舜典之辭也

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今以往往惟以正道理眾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

五刑已成三德

三德剛柔正直

尚書呂刑曰伯夷降

由此言之聖

賢之政已刑罰爲首

集解王補曰此下袁宏紀有

往者斷獄嚴明

所已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已寬

濟益

陛下卽位率由此

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

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

而有司執事未悉

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

笞卽榜也

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集解惠棟曰笞東觀記作榜故云笞卽榜也淮南子云身枕格而死高誘云格榜牀也榜之于格上枕

格而死枕音尤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

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

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

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

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

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

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

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集解

錢大昕曰春秋傳喬作僑古人名字恒相應產者生也木高曰喬

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詩云不剛不柔布政

先謙曰官本注不善下有子又不死四字假至也音格宜隆先王之道

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已濟羣生全廣至德已奉天心帝敬納

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鉗鑽諸慘酷之科蒼頡篇

也說文曰鉗鐵鉏也其炎反鉗音陟葉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

鑽廣刑謂鑽去其骸骨也鑽音作喚反是後人俗和平屢有

請獻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飾致於法中也

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

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宗

字武孺復少子曰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

在於此帝曰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

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

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郎今之烏扇也芸香草時令曰諸生蕩安

荔馬薤集解先謙曰官本日短下則作至是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

所引月令也百官志司隸校尉有月令師天曰為正周曰為春正春皆始也此漢

未著天以為正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曰為正殷曰為春

而周以為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皆動始萌十三月陽氣

十二月二陽爻生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曰為正夏曰為春今正月

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

為正夏以為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

木萌動東風解三微成著曰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

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

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

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

雞鳴為朔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黑者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

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而三微者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

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

地交萬物通也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

著而成一體鄭元注云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冬至陽始生

積十五日而一節則泰卦用事也三著者三王各用其一故云以通

五統鄭氏又載一說曰三微而成一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

也是則十日為微一月為著復周也臨殷也泰夏也亦合于三統

之義崔氏以三微為三周曰天元殷曰地元夏曰人元若曰此時

正其說未盡故備述之周曰天元殷曰地元夏曰人元若曰此時

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

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

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集解何焯曰下文云畢

在立冬則孟冬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者當作季秋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

之所定也集解劉歆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若曰降威怒不可

謂寧若已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已

為殷周斷獄不曰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已前皆用

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曰改律

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

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

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

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上有繼承之敬

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

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龍性周密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龍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

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時賜劍得鍛成以其敦朴棟案周

亦密也荀子正論云上周密則下疑元矣楊倞註云周密也蓋主

道宣明臣道周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

密以法天地也

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也

器重

皇后弟侍中竇憲

臣賢案竇后紀

及憲傳並云竇憲后兄

薦真定令張林爲尙書帝已問寵寵對林

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已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已臧汙抵罪

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

侍郎鮑德

集解惠棟曰德文淵子一作得

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

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

微之故

幾微也微細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微也作微言是

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

深然之故得出爲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

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已爲腹心

鐔音徒南反集

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顯字子誦廣漢郡人也顯與王稚子

訟者

同見察于太守陳司空恩豫州刺史光祿大夫侍中衛尉

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

陽從宋本改錢大昕曰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洛當作雒廣漢郡治所

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

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已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

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敞

之相也集解錢大昕曰應順亦汝南人奉之曾大守正不阿後和

父也其為東平相遷左馮翊則奉傳所未及載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

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有疑常

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

敝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鈎猶動也前書曰鈎校得

其姦賊鈎音工候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曰臣

侯故或稱甫侯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甫侯也侯作刑是曰臣

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

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

故曰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

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目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

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

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自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

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集解沈欽韓曰晉刑法志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

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

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其餘

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與禮相應自易萬人視聽自致刑錯之美集解先

本錯作措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曾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

拜爲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

代徐防爲司空集解沈欽韓曰書鈔華嶠書云故事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

之惠棟曰時朱伉荀遷共爲寵掾屬也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爲任



職相在位三年薨曰太常南陽尹勤代爲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

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

孝無有後曰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曰雨水傷

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曰才能有

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

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曰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

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

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

也必曰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犴刑也音奇敗反作審室畜火如蠶

室說文曰犴驂牛也驂音縉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

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集解

曰忠以罪疑推輕議活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曰為臨政

人為應劭所駁見劭傳之初宜徵聘賢才曰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

變杜根成瑨世之徒集解惠棟曰良於是公車禮聘良變等集解

曰忠薦光祿郎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曰

周興見周榮傳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

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

舍垢天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

之道也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是曰高祖舍

周舍之謬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

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

走走出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陛下桀紂之主孝文嘉爰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

也上笑不之罪盜為中郎將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坐帝亦起豕前說曰陛下

為愼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

紀集解蘇輿曰人豕本作人義章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

懷懷避高宗嫌名改書是後人同疑

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酌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酌作耐是昔晉平公問於叔

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

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

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雉懼而

修德位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災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以永年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災

惑為之退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期世等新蒙表

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期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

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

鵠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已示聖

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曰廣直

言之路書御

集解通鑑胡注姓諸魯大夫施伯也書進而經覽也

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

為侍中

集解通鑑胡注姓諸魯大夫施伯出於魯惠公之子子尾字施父

延後位至太尉

謝承書曰延字

君子

斬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

老周

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

直賃

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

縣延

持篇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餽

錢不

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集解王會汾曰父字一本作

卒案

前書音義云亭有兩卒其一亭父掌開閉掃除其一求盜掌

逐捕

盜賊此下文云持篇往則知為亭父無疑惠棟曰盧熊云延

墓在

吳興沈欽韓曰王象之輿地紀勝半邏市在嘉興府海鹽縣

西北

三十五里昔云半路亭今訛為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

半邏

先謙曰官本篇作篇是錢當作錢

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慙而未敢

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曰諷文多故不載

搢插也紳大帶也

自帝即位曰

後頓遭元二之厄

元二解見鄧騭傳集解惠棟曰洪适以元二為元元二解趙明誠金石錄洪邁隸釋已詳辨其非是惠氏備引之此

文元

二亦謂安帝即位永初元年二年也此兩年之厄詳本紀可

據不

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

解先

謙曰官本頓作類是

百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

莫肯糾發

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

忠獨已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

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

出如篳也集解惠棟曰揚雄幽州牧箴云隄潰蟻穴氣漏鍼芒

是已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

不可不殺

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詩云無縱詭隨已謹無良

詩大雅也言詭誑委

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

蓋所已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集解惠棟曰易繫辭

云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虞翻注云賾初也初隱未見故探賾索隱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棟案上云明者慎微智者識幾則鉤深亦慎微識幾之義易為王弼韓康伯孔穎達所亂故宋元以後解經多不合漢法

臣竊見元年已來盜賊

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

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

穿窬之盜乎

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

令所急

集解惠棟曰在捕律

至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

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

飲音蔭食音寺

而頃者已來莫已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

欲採獲虛名諱已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

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

說文曰跼小步也言跼身小步畏吏之甚也

或隨

吏追赴周章道路是已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其相壓迫

也或出私財已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

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

寇攘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集解劉放曰案文但言

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通字

先謙曰官本注首無寇攘二字

前年渤海張伯路集解惠棟曰可

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

已防來事自今疆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

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集解沈欽韓曰注云督郵游徼案督郵是郡職縣自有督盜賊掾亭長游

徼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

發已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糾罰

冀已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

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

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集解惠棟曰卦氣之說乾坤各六主十二月乾六爻爲息坤六爻爲消每月譬一卦如復姤等是也

消息為辟卦其餘為雜卦消息寒氣錯時水漏為變集解先謙曰官本漏作涌

是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

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曰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

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集解惠棟曰宣帝地節四

年詔後遂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

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元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祓集解劉攽

曰案文祝當作役惠棟曰案來歷傳及華陽國志皆作向書孟布

祓洪頤煊曰歷傳李注祓丁外反鄧騭傳亦作祓諷等奏已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

以為故事集解蘇輿曰孝文創禮乃已葬後服喪三十六日釋服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

翟方進傳可證自荀爽對策應劭注漢書有以日易月之說世沿其誤而唐元肅二宗之喪且降三十六日為二十七日

日以合月數矣此注以日易月為出遺詔即用爽語光武皇帝絕

告宣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宣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曰宣古者名吏

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

武故事

集解惠棟曰唐六典云建武有律令故事上中下三卷皆刑法制度也隋經籍志云建武律令故事二卷

疏曰臣聞之孝經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昔先王孝治天下

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

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

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

集解惠棟曰馬融論語注云子生三歲爲父母所懷抱

先聖緣人情

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已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閔子雖要經服事已赴公難退而致位已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

也臣行之禮也

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經而服以

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

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蓼長大貌也莪蘿也言孝子憂思中

心不精不識莪蘿誤以爲蒿也其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罄盡也

瓶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也

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

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宣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

論語曾子



日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集解惠棟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察舉顏師古云寧謂處家持喪服建武

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

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曰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集解

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仁道無遠宏之即是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曰施

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也孝廉之貢發於

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

禮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喪成乎陞

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曰尙茲孟子有言老吾老曰及人

之老幼吾幼曰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

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曰甘陵之思揆度臣子

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宜豎不便之竟寢忠

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曰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

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

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

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

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狂恩莫已為

負狂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侮注云狂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

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并音必姓反集

解沈濤曰順帝紀政失厥和陰陽隔并郎顗傳若合雨可請降水

可藏止則歲無隔并翟酺傳注引益部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

失序水旱隔并皆以隔并為災歎之名元氏祀三公山碑遭罹羌

寇蝗旱隔并隔并即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益

溢集解周壽昌曰祭義夫人縶三盆手釋文盆淹也盆即溢前書溝洫志云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與盆溢同堯豫

蝗蝻滋生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已百姓不

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臣聞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

洪範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事行傳辭春

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

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已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

清河王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

慶也車使者所乘駟並也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唐傳云未命然臣竊

爲士不得朱軒駟馬鄭元注軒輿也士以朱飾駟併也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

下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詔自媚發人修道繕

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儲積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

從人數百匹集解周壽昌曰布帛故以匹計也本紀中書頓路呼

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清河有陵廟之尊王延

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已

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

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

媽受毆刀之誅

韓媽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

以爲天子伏謁道傍媽驅不見王怒爲皇太后泣言太后衛之後

媽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媽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殿作歐是

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

曰天元猶乾元也易職事巨細

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

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爲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

姦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爲驗上

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

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

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以爲然而憐之

昌譜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爲尙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尙書令趙

也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爲丞相承傅太后指

獄自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專權

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閤門內事商坐免王

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

若國政一由

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

辨止止亦也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

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集解惠棟曰仲長統昌言云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彊

臣之稱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忠曰為非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曰禮臣事君曰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

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曰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漢舊儀云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入則參對而

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興立乃升車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

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

於三公陵遲已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

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曰謬平典而謗讞曰

聞罪足萬死近已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異復欲

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曰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

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

成帝時焚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

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徒乖宋

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曰自殺賁音肥

景之誠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

又尙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

宜責求其意集解先謙曰責如簿責謂問也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

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也誠

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已禮其九卿有

疾使皆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尙書令集解惠棟曰

延光三年爲尙書令也先謙曰東觀記云爲尙書令數進忠言詞

采鴻麗前後所奏悉上于官閣以爲故事疏曰語云迎新千里送

舊不出門案所云詞采鴻麗者即謂上數疏乃前延光三年拜司

爲尙書時也此疏范書不載前後文闕未知何指

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

夏太守復留拜尙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防集解先謙曰

官本防上有

徐字是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已先

世無秦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又訓追加封謚禹

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

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騭等敗眾庶多怨之集解何焯曰而忠數怨當作冤

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

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

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已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集解劉攽曰案文不當作

下謂正下之僭事也然陳寵無正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

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集解惠棟曰廷尉決事云

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

之梟首如故是漢律狂易殺人無末減之條忠議聽之者非也

聞父子兄弟得相代死集解何焯曰聽相代之斯大謬矣是則不善

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已情忠用詳密損益有

程

程品式也謂彊盜發貶黜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

施于孫子且公且卿

施延也音羊鼓反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終

後漢書四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六校補

郭躬傳太守寇恂曰宏為決曹掾

侯康曰御覽四百六十三引謝承書云郭宏為郡上計吏正月

朝觀宏進殿下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穎川乃有此辯士邪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屬目卿士歎伏又云郭宏為郡上計吏朝廷問宏穎川風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答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永平中奉車都護竇固出擊匈奴集解先謙曰官本護作尉是

昭曰護當作尉

騎都尉秦彭為副

至請誅之

案循吏傳秦竇副

南監本不誤 騎都尉秦彭為副 至請誅之 案循吏傳秦竇副 二月固出酒泉乘出居延伐北匈奴本各為一路竇融傳明載耿忠為固副彭為乘副耿弇傳亦載乘永平十五年拜騎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此傳乃以彭為固副誤也當由固以乘彭同役無功奏劾及之

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注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部有

曲也

柳從辰曰續百官志領軍皆有部曲部校尉一人部下曲曲曲曲有軍候一人案在部曲者謂在所領部曲之內彭既

專軍別將亦一領軍督將矣其所領部曲有罪彭正得專之也

中子睡官本文注  
睡均作旺

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錢大昭曰建武當作建寧南禮于鴻案

藉岐出各  
本皆同

廷尉七人錢大昭曰據本  
傳所載止五人

則哀矜而勿喜注見論語官本注末  
有也字

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案中論云枉直以相舉託之乎隨時蓋論  
語能使枉者直推及皋陶伊尹古義本如

此枉原譌往已  
正官本不誤

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集解王補曰東京讖緯之說啟自

帝室當時牽拘忌諱如陳伯敬之比者何可勝數案大詳而眾  
忌諱使人拘

而多畏是為陰陽家說讖緯依於七經乃儒家之支流取驗前  
言號曰內學並無臨時之趨避光武雖至以議決事然恢豁大  
度同符高祖不聞拘牽忌諱也拘忌小數前世起於孝武而極  
於新莽莽自始篡即好為厭勝旋席隨斗終至裂支班書載之  
詳矣范書雖概屏於方技要其  
所傳豈嘗有陳伯敬之比者哉

陳寵傳曾祖父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字子成爲廷尉監議

入常從輕比

柳從辰曰今御覽二百三十一引謝承書成作咸入作人案入作人非也

及葬篡位召咸曰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集解惠棟曰案王莽

傳

至誤矣

案前書莽傳載莽始建國元年收捕長安狂女子碧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咸爲講禮祭酒則又復徵到官矣前

咸之誤三年莽以沛郡陳咸爲講禮祭酒則又復徵到官矣前

漢沛不爲國故謂咸爲郡人耳陳萬年亦沛郡相人其子咸亦

黨附王氏然自莽發洹于長罪連及王立被遣就國咸以立黨

亦被斥歸數年以憂卒則爲莽講禮祭酒者自卽寵曾祖父咸

也班氏父子親更莽亂而前書王貢兩龔鮑傳附載諸不仕莽

者旣不數咸光武中興昭顯忠節而寵祖若父累世無聞則本

書所傳寵之先德實無可徵信當由子忠能文章附會其說舊

史採之范亦因之也方中德博極羣書而古事比亦止兩陳咸

安得有三耶猶用漢家祖臘集解先謙曰何說雖不稽古但下文止承臘言不

得竟指爲陋從何不誤也

謹案續志劉注引秦靜說亦云古禮無正月必祖之祀漢以午南方故以

臘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

尚書決事率近於重

侯康曰晉書刑法志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姦故尚書

奏決罰近

于苛碎

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

案漢舊制季秋後請讞見前書刑法志請讞當各依事例除其事例則重罪名

不立得從輕比無待請也襄楷傳言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先請後刑州郡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知請讞事例

之多為害

注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

柳從辰曰注前字疑其之

益甚矣

誤又文致前書師古云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案前書宣紀中五年詔曰諸獄疑詰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

之此即章懷注所本至嚴延年傳言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此就已定讞之文案言重在不得反故顏注別為之說古以文

致為文飾傳致之常言如賈逵傳謂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責顯則與文心雕龍謂劉琨張駿文致耿介片一義矣

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注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

注射干原作夜

干依傳文改官本注亦作射案射夜古本通作故注射即音夜

十二月陽氣上通注諸生皆動始萌牙

官本注牙作芽

十三月

沈銘奏曰正月稱十三月亦見隋書牛宏傳案夏以十三月為正說本元命苞管子亦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之文廣

川題跋  
曾及之

寵性周密集解棟案周亦密也至楊倞註周密也案荀子儒效篇注亦訓周密為

盡善原無定詰據前書張湯傳載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則周密止是周詳

嚴密不漏洩省中事觀本傳下文謝遣門人拒絕知交即其義矣

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案渙事詳循吏傳顯事即附渙傳後

先是洛縣城南集解錢大昕曰洛當作雒廣漢郡治所續志并為州刺史治

今在成都府漢州治

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柳從辰曰晉書刑法志引作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

悉刪除其餘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

詳除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無此文亦見晉書刑法志

寵子忠柳從辰曰晉書刑法志云寵子思忠後復為尚書是忠尚有兄名思也

三遷延尉正柳從辰曰漢舊儀廷尉正以御史高第補之

奏上二十三條錢大昭曰晉書刑法志引作三十三條

是曰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注上笑不之罪官本注末有也字孝文嘉爰

益人豕之譏注人豕解見皇后紀官本注末有也字武帝納東方朔宣

室之正注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官本注末有也字

必承風響應官本響作響

頓遭元二之見集解惠棟曰至不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解案元

文必有所本章懷說為元元以本傳及鄧禹傳下文皆言人民  
死亡盜賊四起於文義尚順如以為元年二年豈謂元二年  
網解元二年之災厄則本傳言頓遭元二之見鄧傳言時遭元二之  
災豈以兩年之災厄並於一時而頓遭之乎抑頓或作頻將安帝  
即位以後十九年間之災見皆元二兩年之所致乎且元二兩  
年何以例應有災厄說又茫無依據是於文不順於義亦不順  
也第災厄者天地之所成國家之所致亦不得謂為元元所自  
有而重文作二以竹素例金石推之他書不可通準之本書亦  
不可通固皆非確詰耳竊以謂元者氣之始也二者地也本淮南子  
說文之義元二即天地之義元二即氣之陰陽也天地不交則否  
本易九家注及說苑之義元二即氣之陰陽也天地不交則否  
二氣不調則逆以災見屬之天地與陰陽之氣候庶幾近之然

莫詳二字所本終無由定也

人從軍屯

至

尚書令祝諷集解劉攽曰案文祝當作役

案劉說祝字乃屯字

涉上文注祝字而謫說文役戍邊也漢時有卒更踐更過更之律天下人民皆應戍邊三日謂之徭戍既云未滿三月皆勿徭自係言軍役非言軍屯且屯壘者亦不得歸家葬送也

不敢穴見有所興造注穴見言不廣也

案上文如其管穴章句已釋穴為隙故此注止就見

字通訓也續志論厓云帝知訢梵穴見勅毋拘其義亦同然孟子謂鑽穴隙相窺則又兼為不正之行穿鑿之見矣

皆忠所建奏集解先謙曰

至未知何指

柳從辰曰袁紀永初七年高麗王死安帝從尚書陳

忠言弔問事具本書東夷傳忠傳亦失載案此事已於馮緄傳按補論之安紀永初無七年即永宣元年也而東夷傳載高麗王宮之死乃在建光元年仍有不合又忠有論西域不當棄疏見西域傳序